

孤狼恐怖主義與內部安全

張福昌[※]

目次

前言	四、孤狼恐怖主義之特徵
一、孤狼恐怖主義之崛起	五、孤狼恐怖主義之防制措施
二、孤狼恐怖主義之定義	結語
三、孤狼恐怖主義之案例分析	

前言

恐怖活動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已經很難考證，但是，根據史料的記載，大概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古羅馬與中國西漢時期，當時敵方屠殺平民或為了軍事與政治目的而執行謀殺行動，這類事件可以視為恐怖活動的開端。然而，恐怖主義(Terrorism)這個詞真正地出現卻是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用來形容當時激進派領導者羅柏斯皮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¹所主導的暴政統治。而恐怖主義發展至今，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大時期，亦即18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新興民族國家崛起時期與蓋達組織時期等。²從這三大時期的發展來看，恐怖主義不僅是國內安全問題，也是國際安全問題。而且在911事件後，恐怖主義的行動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變，除了「團體的」恐怖攻擊行動之外，也出現越來越多「單獨的」恐怖攻擊，也就是「孤狼恐怖主義」(Lone Wolf Terrorism)的崛起，這個趨勢對國際安全深具意義，值得研究。因此，本文將首先探討國際社會「為什麼」會大量地出現孤狼恐怖份子(Lone Wolf Terrorist)，是什麼環境、什麼時空背景促成了這種現象？其次，再以挪威布列維克(Anders Breivik)與美國哈珊(Nidal M. Hasan)為案例分析，觀察與歸納出孤狼恐怖主義的定義與特徵。最後，嘗試建構出如何因應與防制孤狼恐怖主義的可行性措施。

一、孤狼恐怖主義之崛起

911後，美國小布希總統發動反恐戰爭(The War on Terror)，歐美國家和北約加入阿

※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中華國土安全研究協會副秘書長

¹ 羅伯斯皮爾對法國的影響力在1792年到1794年到達高峰。當時的人們對他有兩種極端不同價與他同時期的法國與奧地利人視他為惡魔的化身，另一些人則認為他是自由與民主的捍衛者，後人更將之與20世紀的史達林與希特勒相提並論。

² 詳細內容請參見：張福昌：《歐盟內政與司法合作—反恐議題解析》，台北：商務印書館，2011，頁92-96。

富汗戰爭，凱達組織在阿富汗的根據地和訓練場所遭到嚴重破壞，導致凱達幹部到處流竄，在阿富汗以外地區找尋東山再起的機會，明顯可見的有以下三個凱達的分支：第一，阿拉伯半島凱達組織；第二，北非凱達組織；第三，伊拉克凱達組織等，這些組織都受到凱達組織的認同，並且有公開的聯繫或隸屬關係。除此之外，世界各地也有許多暴力激進團體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與凱達組織建立關係，他們並不隸屬於凱達組織，但是被視為凱達組織的盟友，這些組織包括：索馬利亞青年黨(Al Shaaba)、剛果民主共和國M23(March 23 Movement)、奈及利亞的博科聖地(Boko Haram)、菲律賓的莫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MILF)等，這些凱達組織的盟友與凱達的分支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接受凱達組織的意識型態，以西方國家（例如：美國、英國等）與施行世俗化制度的伊斯蘭國家（例如：土耳其、埃及、印尼等）為攻擊的目標，並且要建立一個純粹的伊斯蘭國家。上面所敘述之凱達組織、凱達分支與凱達盟友都是屬於團體恐怖主義(Group Terrorism)，都有清楚的組織與會員結構，當要發動恐怖攻擊時，就充分表現出集體的力量，從籌劃、準備到執行都有組織成員相互協助與照應。因此，在國際間，逐漸形成一股伊斯蘭恐懼(Islamophobia)³的風潮，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由此可見，凱達組織、凱達分支和凱達盟友都是以團體的形式對鎖定的目標進行攻擊，其優勢在於有充足的人力與物力資源可資運用，因此可以遂行較大規模、較複雜的攻擊行動。但是，這種團體恐怖組織卻特別容易暴露行蹤，而被情報單位盯上，而遭到當地國反恐部隊的攻擊，典型的案例就是2011年5月1日美國海報部隊擊斃賓拉登、2012年11月14日以色列擊斃哈瑪斯軍事行動首腦賈巴瑞(Ahmed al-Jabari)、以及2013年11月20日美國無人飛機擊斃葉門凱達份子等。

有鑒於團體恐怖組織的行動容易成為被攻擊目標的弱點，因此，自從2000年代初期開始，就出現的三份鼓吹個人恐怖主義的重要文件：第一，2003年在一個極端網路論壇 Sada al Jihad (Echoes of Jihad)上刊載了一篇文章，鼓勵賓拉登支持者要採取攻擊行動，不需再等待任何的命令⁴；2004年Abu Musab al-Suri⁵在網路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號召全球伊斯蘭反抗運動」(Call for Worldwide Islamic Resisitance)的文章，在這篇長達1600頁的文章中，al-Suri強調下一階段聖戰的特點在於：由個人或小規模自主團體的所帶領的「無領袖反抗運動」(Leaderless Resistance)，這些個人將擊敗我們的敵人。⁶而由阿拉伯半島凱達組織(Al 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AQAP)所出版的英文雜誌”Inspire”就大肆宣傳al-Suri的思想，點出孤狼是未來聖戰的主要戰略，孤狼或個人聖戰是可以擾亂與增加西方國家情報與安全單位的負擔，而且具有特殊的戰術優勢。2006年凱達組織的精神領袖馬蘇里(Abu Jihad al-Masri)也發表了一篇題為「如何獨立戰鬥」(How to Fight Alone)，公開呼籲每位聖戰士應該要勇敢地採取攻擊行動。除此之外，凱達組織也在2011

³ David Spence (e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errorism, United Kingdom: John Harper Publishing, 2007, p. 54.

⁴ Integrated Threat Assessment Center (Canada): Lone-Wolf Attacks—A Developing Islamist Extremist Strategy?, 29.06.2007, p. 4, available from: <http://www.zimbio.com/War+on+Terrorism/articles/744/LONE+WOLF+ATTACKS+DEVELOPING+ISLAMIST>. (Accessed 01.12.2013)

⁵ Abu Musab al-Suri是一位擁有西班牙和敘利亞雙重公民身份的激進份子，曾經是賓拉登的心腹，後來因為戰略思維與賓拉登不同，因此在911事件後就與賓拉登分道揚鑣。

⁶ Lawrence Wright: The Master Plan—For the new theorists of jihad, Al Qaeda is just the beginning, 11.09.2006, available from: http://www.newyorker.com/archive/2006/09/11/060911fa_fact3. (Accessed 30.11.2013)

年6月2日所公佈之題為「您只要為自己負責」的錄影帶中，鼓吹美國孤狼恐怖攻擊行動，並且強調孤狼是打擊敵人最有效的策略。⁷上述三篇文章在聖戰網路中廣泛地流傳，因此很有效地刺激了被激進化(Radicalization)的個人成為孤狼恐怖份子(Lone Wolf Terrorist)，使得孤狼恐怖主義(Lone Wolf Terrorism)就成為各國反恐的重要課題。

從統計數字來看，休伊特(Christopher Hewitt)發現被捕的恐怖份子中，有98%屬於恐怖組織成員，2%為孤狼恐怖份子，但是，近十年來，孤狼恐怖份子的數量已經明顯上升。⁸而根據史巴伊(Ramón Spaaij)的研究，1968-2010年(共42年)在歐美15個國家⁹中，總共有88位孤狼恐怖份子犯下198件恐怖攻擊案件，而88位孤狼恐怖份子主要來自於美國(40)、德國(9)、法國(7)、西班牙(6)、義大利(6)和英國(5)；而198件恐怖攻擊案件有113件(57%)發生在美國，35件(18%)發生在義大利。¹⁰有此可見，「比起其他國家，美國的恐怖主義有相當高的比例是由個人，而非組織成員來執行...因此，孤狼恐怖主義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美國現象(US Phenomenon)」¹¹然而，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首先，美國右派極端份子與反墮胎行動者極力推崇「無領袖反抗運動」，導致孤狼恐怖主義盛行¹²；其次，這顯示了「美國已經成功地打擊與瓦解團體恐怖主義，才導致孤狼恐怖主義的崛起」。¹³然而，孤狼恐怖攻擊的數量在美國與非美國家都逐漸增加，並且非美國家的增加速度還更快，例如：從1970年到2000年，美國孤狼恐怖攻擊的數量從22件增加為32件，成長了45%；而非美國家則從8件跳升到41件，成長了四倍多，達到412%，其中以義大利35件最多，捷克最少為0件；而且2000年之後，非美國家之孤狼恐怖攻擊數量也首次出現超越美國的現象。¹⁴很明顯地，歐美國家之孤狼恐怖攻擊數量都有成長，而且以歐洲增加的幅度最為明顯，整整增加了四倍之多。

然而，其中卻只有兩位女性，其他都是男性，所以孤狼恐怖份子大多是男性，而且每位孤狼恐怖份子平均犯下2.25件恐怖攻擊事件，每年平均發生4.7件孤狼恐怖攻擊事件；然而孤狼恐怖攻擊事件(198件)卻只佔這段期間恐怖攻擊事件總和(11,235件)的1.8%，因此，史巴伊與內瑟(Petter Nesser)認為，孤狼恐怖主義相對只是一種「邊緣現象」(Marginal Phenomenon)，但是呈現上升的趨勢，因為孤狼恐怖攻擊事件在1970年代只有30件，到了2000年代時卻增加到73件，足足成長了143%。而孤狼恐怖主義的攻擊事件

⁷ Ramón Spaaij: *Understanding Lone Wolf Terrorism—Global Patterns, Motivations and Prevention*, Melbourne: Springer, 2012, p. 26.

⁸ Christopher Hewitt: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in America: from the Klan to al Qaeda*,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Cited from: Ramón Spaaij: *Understanding Lone Wolf Terrorism—Global Patterns, Motivations and Prevention*, Melbourne: Springer, 2012, p. 4.

⁹ 這15個國家包括英國、德國、法國、西班牙、義大利、波蘭、荷蘭、丹麥、瑞典、捷克、葡萄牙和俄羅斯等12個歐洲國家(除了俄羅斯之外，其他皆為歐盟會員國)，以及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等3個非歐洲國家。

¹⁰ Op. cit., Ramón Spaaij, p. 30.

¹¹ Christopher Hewitt: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in America: from the Klan to al Qaeda*,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48. Cited from: Ramón Spaaij: *Understanding Lone Wolf Terrorism—Global Patterns, Motivations and Prevention*, Melbourne: Springer, 2012, p. 31.

¹² Ramón Spaaij: *The enigma of lone wolf terrorism: an assessment*, in: *Study Conflict Terrorism*, Vol. 33, No. 9, 2010, pp. 854-870. Cited from: Ramón Spaaij: *Understanding Lone Wolf Terrorism—Global Patterns, Motivations and Prevention*, Melbourne: Springer, 2012, p. 31.

¹³ Christopher Hewitt: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in America: from the Klan to al Qaeda*,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48. Cited from: Ramón Spaaij: *Understanding Lone Wolf Terrorism—Global Patterns, Motivations and Prevention*, Melbourne: Springer, 2012, p. 31.

¹⁴ Op. cit., Ramón Spaaij, p. 32.

之所以較少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激進化到必須負起執行暴力攻擊行動責任的個人非常少；第二，要把激進理論付諸實踐相當困難，因為從社會學觀點來看，個人會因為缺乏團體的精神支持與鼓勵，而心生緊張與害怕，以致不敢行動。這也就是所謂的「有意圖，但無執行力」(Disconnect between Intention and Capability)的問題。¹⁵

二、孤狼恐怖主義之定義

孤狼恐怖主義是恐怖主義的一種，因此，當我們要定義孤狼恐怖主義之前，實有必要，先對恐怖主義下個定義。然而，這種定義的問題，已經困擾了恐怖主義與反恐怖主義研究者好久了，截至目前為止，不同的政府、機構和學者都有他們各自的判定標準，因此，造成各種不同的定義。¹⁶既然，恐怖主義有這麼多不同的定義，那麼孤狼恐怖主義缺乏一個統一的定義，就不足為奇了。的確，政府、機構和學者對於如何定義孤狼恐怖主義，遇到許多困難，原因之一在於孤狼恐怖攻擊事件，相較於團體恐怖攻擊事件，少之又少，因此，在缺乏研究樣本的情況下，要提出一個較周全、較具說服力的定義，實在不容易。賽門(Jeffrey D. Simon)¹⁷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孤狼恐怖主義：認識逐漸升高的威脅」(Lone Wolf Terrorism: Understanding The Growing Threat)，篇幅長達335頁，在這本書中，賽門直言不諱地表示，不管是恐怖主義的定義，還是孤狼恐怖主義的定義，都有許多灰色地帶；而根據他個人長期地研究與觀察，所有抗議(Protest)、示威(Demonstration)或群眾起義(Mass Uprising)都不應該被視為恐怖攻擊行動，因為這類的活動中，常常有人會做些投擲汽油炸彈、開槍和縱火等可怕事情，但是，不應該和恐怖主義劃上等號。根據賽門的看法，孤狼恐怖主義應該被定義為¹⁸：「一個人單獨，或在極少數的人力支援（一人或兩人）下，對政府、社會、商界、軍人¹⁹或其他任何目標，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或非暴力的破壞行動，以達到政治、社會、宗教或其它相關的目標；即使沒有辦法達成這些目標，仍然能夠對政府、社會、商界或軍人，製造恐懼、干擾日常生活或使他們必須提高安全或其他反應措施。」

孤狼恐怖主義並非新出現的現象，早在19世紀無政府主義(Anarchism)就崇尚孤狼恐怖主義，但是，無政府主義者在20世紀時就放棄了孤狼恐怖主義的策略。無政府主義者喜歡由個人或由意向相同之個人所組成的小團體來執行行動，他們主要是以殺害重要的社會代表為目標，這成為當時革命活動的重要部份。然而，孤狼恐怖主義在20世紀仍然存在，只是他們的政治意識型態與攻擊地點的選擇，與過去大不相同，例如：有「瘋狂

¹⁵ Op. cit., Ramón Spaaij, p. 12, 27 & 32; Petter Nesser: Single Actor Terrorism: Scop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anations, in: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6, Issue 6, December 2012, p. 69.

¹⁶ 有關國際組織與個別國家對於恐怖主義的定義，請參見：張福昌：歐盟內政與司法合作—反恐議題解析，台北：商務印書館，2011，頁96-119。

¹⁷ 賽門(Jeffrey D. Simon)是前藍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研究員，現在是美國政治風險評估公司董事長(President of Political Risk Assessment Company, Inc.)與「恐怖主義與政治暴動期刊」(Journal of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的編輯委員，對於恐怖主義的研究已經超過25年，是一位重要的恐怖主義專家。

¹⁸ Jeffrey D. Simon: Lone Wolf Terrorism: Understanding The Growing Threa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13, p. 266.

¹⁹ 這裡所謂的「軍人」並不包括占領軍(Occupying Fore)、或正處於或正處於在動，以達到政治的影響。戰爭中、叛亂中(Insurgency)與戰爭狀態下(State of Hostilities)的軍人。

炸彈客」之稱的梅特斯基(George Metesky)就喜歡以公共場所為期犯案的地點。到了1960年代，孤狼恐怖主義與白人優越主義聯結在一起，那些為了反抗政府的極端白人優越份子，就發起了所謂的「無領袖反抗運動」(Leaderless Resistance)，號召美國極右激進派份子，推翻貪腐的政治制度，以建立新秩序。²⁰

至於孤狼恐怖份子的本質為何，可以犯罪心理學、社會學、衝突與戰爭學等三個層面來做理解。犯罪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孤狼恐怖主義，孤狼恐怖份子的攻擊行為是一種暴力行為，當然也就是一種犯罪的行為，是應該被逮捕與定罪。但是，這種單獨個人的行為到底應該算是一般犯罪，還是特殊的恐怖主義罪名，其界線有時候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兩者之間有三個明顯的不同點，可以作為我們區別一般犯罪與孤狼恐怖主義犯罪：第一，一般罪犯的犯罪動機鮮少與宗教、分離主義、民族主義等意識型態有關聯，而孤狼恐怖份子則常常受到這些意識型態的鼓舞而執行恐怖攻擊行動，例如：殺死以色列前總理拉賓的艾米爾，就認為拉賓與阿拉法特簽訂奧斯陸協議，同意讓巴勒斯坦人擁有專屬的生存空間（亦即加薩走廊與約旦河西岸），這是一種賣國、叛國的行為，違反猶太教所強調的「猶太人要保護猶太人」的崇高精神，因此，艾米爾要替天行道，至拉賓於死地。第二，一般犯罪行為，除了政治謀殺案之外，皆少有政治目的，而孤狼恐怖份子的攻擊行動，通常都有很明顯的政治目的，這些孤狼恐怖份子對於政府的某些政策有所不滿，因此，就用極端的恐怖攻擊行動來引起政府的注意，甚至逼迫政府要照他們的意思，改變政策，例如：布列維克相當不滿挪威政府的移民政策，他認為挪威的移民政策太過寬鬆，加收的移民數量逐年增加，讓挪威社會到處都是巴基斯坦、中東和非洲的移民，使得挪威傳統的社會文化被這些外來文化逐漸稀釋，而且社會治安也因為這些外來移民而變差，因此，布列維克為了所謂的「解救挪威」，於是在奧斯陸政府大樓前引爆炸彈攻擊，之後又對參加進步黨青年營的學員們下手，犯案的政治目的相當明顯。第三，一般犯罪行為中，作案的人和受害者之間有熟識關係，檢警單位一般都可以尋著與犯嫌有關的人、事、物，找到破案的證據；但是，在恐怖攻擊行動中，孤狼恐怖份子與被傷害的人之間，通常沒有任何關係，彼此也常常不認識，例如：挪威烏托亞島槍擊事件中，不幸被殺害的人，都和攻擊者布列維克沒有接觸過，彼此沒有任何的關係。賽門(Georg Simmel)強調，孤狼恐怖份子與刑事上的「單獨犯罪者」(Single Perpetrator)不同，因為後者可能是一些單獨行動的新納粹份子(Neo-Nazi)或三K黨員(Klansman)²¹，這些人通常都被政府列管與監視；不過，孤狼恐怖份子就沒有出現在任何政府的監視螢幕上，因為他們不屬於任何被監視的個人。這也就是，為什麼政府的反孤狼恐怖主義行動困難重重的原因之一。²²

而如果我們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孤狼恐怖主義的話，那麼探討的重心大多放在瞭解一個正常的個人(Individual)是受到何種社會環境或群體的影響，才會變成一個有勇氣去執行讓社會大眾心生恐懼的孤狼恐怖份子。既然，孤狼恐怖份子是個人的暴力行為，那麼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這種暴力行為的特徵，以及這些個人到底受到哪些團體的

²⁰ Op. cit., Ramón Spaaij, pp. 23-25.

²¹ 三K黨(Klansman)原來的組織名稱為“Ku Klux Klan”，簡稱為“KKK”，因此被稱為「三K黨」，三K黨是一個源自於美國的極右派團體，主張白人優越主義與種族主義，常常對有色人種採取攻擊行動。

²² Georg Simmel: Lone Wolf Terrorism—Bodily proximity only makes the mental distance more visible, p. 2, available from: <http://www.drtoconnor.com/3400/3400lect05a.htm>. (Accessed 19.11.2013)

影響，才變成執行恐怖攻擊的孤狼恐怖份子，對於瞭解孤狼恐怖份子的行動動機，很有參考價值。歐瑞仁(S. Ozeren)和歐克納(T. O'Connor)一致認為「恐怖主義是一種暴力形式」(Terrorism is a form of Rebellion)²³，而這種暴力行為，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是受到以下三種不同社會團體(Social Groups)的影響而逐漸形成：第一，主要團體(Primary Groups)：家庭或朋友屬於這一類，一個人和家人、朋友都有著很強的情感交融與關係，因此，經過長時間的相處之後，一個人的價值觀就會確立，而成爲個人行為的基礎；第二，次要團體(Secondary Groups)：這類團體包括同學或同事，一個人會因爲求學或工作的原因，而在學校或職場上，認識同學或同事，但是，因爲畢業或離職的關係，使得雙邊的關係越來越淡，甚至最後都沒有聯絡而斷絕了關係，因此，一個人與這類團體的情感交融與關係是短暫性的；第三，參考團體(Reference Groups)：散佈在社會中的網路社群、社團等，都是屬於這一類。一個人與參考團體的情感交融與關係比較薄弱，兩者之間，並沒有像個人與主要團體或次要團體間，有著相當長的相處時間；不過，參考團體的觀點或價值觀，卻常常會被個人所引用，進而做爲執行某種行為的重要參考，換句話說，參考團體也是一種足以影響個人行為的團體，它具有一種規範的(Normative)力量，可以驅使個人遵照參考團體的觀點或價值觀執行某些行為。²⁴社會學上也強調「社會網路」(Social Networks)對個人的影響。而所謂的社會網絡是指：一組連接個人、團體、事與物的社會關係，社會是一個由各種關係構成的一個巨大網絡，個人藉由社會網絡，得以維持某種社會認同，滿足各種生存、人際與資訊需求，以及接收情感的支持與物質上的支援和服務。²⁵由此可見，個人受到社會網絡的影響不容小覷，而網路的迅速傳播訊息的功能，讓個人受到參考團體的影響程度加大，譬如說，在網路上，個人可以快速且輕而易舉地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他們可以相互交換意見、相互宣洩內心的不滿、相互鼓勵從事暴力攻擊行動，這也是爲什麼在網際網路時代中，孤狼恐怖主義或無人領導(Leaderless)的恐怖團體越來越興盛的原因。

然而，從衝突與戰爭學的角度來解讀孤狼恐怖主義，那就更可以看出孤狼恐怖份子的反抗能量。麥克(George Michael)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有關孤狼恐怖主義的專書，書名爲「孤狼恐怖與無領袖反抗運動的崛起」(Lone Wolf Terror and the Rise of Leaderless Resistance)，在這本書中，麥克將孤狼恐怖攻擊視爲一種「第五代戰爭型態」(Fifth Generation Warfare; 5GW)²⁶，而「第五代戰爭型態」也是一種「無限制戰爭」(Unrestricted

²³ 請參見：(1) S. Ozeren: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Analysis of 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Amsterdam: IOS Press, 2007; (2) T. O'Connor: *The Criminology of Terrorism*, pp. 17-42, in: K. Borgeson/R. Valeri (eds.): *Terrorism in America*, Sudbury, MA: Jones & Bartlett, 2008.

²⁴ Georg Simmel: *Lone Wolf Terrorism—Bodily proximity only makes the mental distance more visible*, p. 5, available from: <http://www.drtoconnor.com/3400/3400lect05a.htm>. (Accessed 19.11.2013)

²⁵ 請參見：盧珮瑜：2008年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研習心得—知識社群經營與社會網絡分析，刊載於：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館訊58期，20.09.2009, pp. 26-29, here p. 28. Available from: <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epaper/58/pdf/08.pdf>. (Accessed 19.11.2013)

²⁶ 「第五代戰爭型態」(Fifth Generation Warfare; 5GW)的行為者包括民族國家(Nation-States)、非國家實體(Nonstate Entities)與個人(Individuals)，而使用的武器不再侷限於傳統的機動武器(Kinetic)，而是使用所有的資源還打擊敵人，因此，「第五代戰爭型態」是一種獨特的(Unique)戰爭型態，它並不像「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戰爭型態，只求「軍事上」打敗對手；也不像「第四代戰爭型態」只求「政治上」擊敗敵人。請參見：George Michael: *Lone Wolf Terror and the Rise of Leaderless Resistance*,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55-157.

Warfare)，所有的機制(Mechanisms)、傳統與非傳統的資源，都被使用在戰爭或衝突中；除此之外，「無領袖」(Leaderless)反抗運動則是「第五代戰爭型態」的核心特色。毋庸置疑地，「第五代戰爭型態」是由少數的個人或不直接隸屬任何中央組織的「個人」來執行，換句話說，「第五代戰爭型態」的主角是「個人」，而國際政治上，將會出現越來越多「無領袖反抗運動」(Leaderless Resistance) 的趨勢。²⁷而哈馬斯(Thomas X. Hammes)也呼應麥克有關「個人」與「無領袖反抗運動」的見解，他強調「第五代戰爭型態」是科技導向的戰爭，而參與戰爭的行為者參越來越多，包括國家和非國家的行為者；而行為者增多之後，便會產生削減國家權力的累積效果；除此之外，「第五代戰爭型態」的主要特徵就是「個人」和「小規模團體」的權力與能力增加了。而「第五代戰爭型態」也是一種深受「網絡與快速載具」(Nets and Jets)影響的戰爭形式，「網絡」(Networks)傳播了關鍵的資訊、提供必要的資源、以及建構一個可以招募潛在新成員的平台；而「飛機」(Planes)便利了武器走私；在此架構下，「個人」和「小規模團體」變成了恐怖主義主要的代理人(Primary Agents)。而這些恐怖主義的代理人，就是所謂的孤狼恐怖份子。²⁸

根據貝克(Edwin Bakker)和葛拉弗(Beatrice de Graaf)長期對孤狼恐怖主義的研究與觀察，孤狼恐怖份子俱有以下四個點特徵：(一) 單獨行動：孤狼恐怖份子不受任何個人、團體或組織的支援；(二) 不接受任何組織的命令：孤狼恐怖份子與潛藏間諜(Sleeper)不同，孤狼恐怖份子可以自己決定、策劃行動，而不受該組織之指揮系統所控制；(三) 不與任何組織聯繫：孤狼恐怖份子行動時不與組織接觸，但是，在行動之前的準備工作或激進化過程中，卻用不同方式與組織極端份子接觸或學習，以達到個人激進化的目的，因此，孤狼恐怖主義不包括與組織有聯繫的恐怖份子；(四) 攻擊的目標大多是社會的自然人。²⁹由此可見，孤狼恐怖分子是一種非組織性的暴力攻擊者，這讓各國的反恐單位感到相當頭痛，美國總統歐巴馬曾經表示，目前孤狼恐怖份子在美國的攻擊，比911型態的大規模攻擊，更加可能發生美國；中央情報局長帕內塔(Leon Panetta)也強調，孤狼恐怖份子是美國的主要威脅；而美國國土安全部長拿波里塔諾(Janet Napolitano)認為孤狼恐怖攻擊是「執法上的最大挑戰」³⁰。除此之外，歐洲警政署(Europol)也表示：「激進化的個人難以界定，常單獨行動，且難以預測，因此很難防制。」³¹

三、孤狼恐怖主義之案例分析

從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孤狼恐怖主義並不是主流的恐怖攻擊模式，但是，有越來越多的趨勢，於此將以布列維克和哈珊等兩個孤狼恐怖份子為例，藉此以作為分析孤狼恐怖主義特徵的分析基礎。

²⁷ George Michael: Lone Wolf Terror and the Rise of Leaderless Resistance,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55-157.

²⁸ Thomas X. Hammes: Fourth Generation Warfare Evolves, Fifth Emerges, in: Military Review, May/June 2007, pp. 14-23.

²⁹ Edwin Bakker/Beatrice de Graaf: Preventing Lone Wolf Terrorism: some CT Approaches Addressed, in: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5, Issue 5-6, December 2011, p. 43.

³⁰ Op. cit., Ramón Spaaij, pp. 2-3.

³¹ Europol: TE-SAT 2011—EU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The Hague: Europol, 2011, p. 15.

(一) 布列維克與「722事件」³²

2011年7月22日布列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挪威首相辦公大樓與挪威石油與能源部(Ministry of Petroleum and Energy)之間的古貝賈塔大道(Grubbegata)上引爆汽車炸彈，立即引起這兩棟大樓局部火災。鄰近的報社「世界之路」(Verdens Gang)大樓與財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大樓的玻璃窗戶幾乎都被震碎，外牆的磚瓦脫落，爆炸威力強大，造成8人死亡，89人受傷。根據調查，布列維克所使用的炸彈是硝油炸彈³³，是一種可以利用化學肥料自行製造的炸藥。由於布列維克在挪威東部從事農業生產，所以經常需要購買化學肥料。在這起爆炸事件後，有一家農牧用品商店證實，布列維克確實曾經到店裡購買六噸化學肥料，因此可能就是利用其中的一部份製作炸藥。³⁴

在奧斯陸市中心發生爆炸案後兩個小時，警方接獲烏托亞島(Utøya)³⁵發生槍殺的消息。這個小島是挪威工黨「青年工人團」(Arbeidernes Ungdomsfylking; AUF)所擁有，每年皆於此舉辦新生代政治青年培訓夏令營。³⁶根據倖存者的說法，就在夏令營進行的過程中，布列維克偽裝成警察，並聲稱自己是調查奧斯陸爆炸案的檢核人員，因此順利地將700名左右的學員集中在一起。不料，布列維克旋即拿出槍械瘋狂掃射，所有學員四處逃竄。布列維克冷血地追殺在樹上、岩石後與水中游泳逃生的學員。挪威反恐小組因為沒有合適的船隻可抵達烏托亞島，因此延誤了登島時間，但是，登島後立即逮捕布列維克。在這段期間，布列維克曾經二度打電話到警方專線投降。³⁷這起屠殺事件總共造成69人死亡，62人受傷；死亡者中，有55人是參加夏令營的青少年，其中17與18歲的青少年各有17人。³⁸

布列維克出生於1979年，畢業於挪威商學院(Oslo Commerce School)商業管理科，在挪威東部經營農莊，取名為「布列維克農莊」(Breivik Geofarm)，他結合自身的商管背景從事農業管理的商業活動，平時的休閒娛樂是打獵與健身。然而他對政治議題也有濃厚的興趣，早在1999年就開始接觸挪威進步黨。進步黨是個右派政黨，思想較為保守、偏激，對於挪威移民政策多所不滿。布列維克曾經在網路上公開發表過許多批評移民政策的文章，並且反對外來移民在挪威生活；而他的主張與思想又比進步黨更加偏激，他認為進步黨的作法不夠激進，於是在2007年脫黨，自行從事相關的排外活動。³⁹他在爆炸案的當天，還在網路上公佈了一份1,516頁的政治宣言「2083－歐洲獨立宣言」(2083

³² 相關資料請參見：(1) VG Nett: <http://www.vg.no/nyheter/innenriks/oslobomben/artikkel.php?artid=10080597>; (2) Nyheter: <http://www.nrk.no/nyheter/norge/1.7734595>; (3) The Washington Times: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blog/robbins-report/2011/jul/23/oslo-terrorist-his-own-words/>; (4) BBC News: <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14259356>; (5)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1/07/23/world/europe/23oslo.html?pagewanted=2&_r=1 (Accessed 30.11.2013)

³³ 硝油炸彈(Ammonium Nitrate and Fuel Oil; ANFO)是融合硝酸銨與燃油所製成的炸彈，硝酸銨與燃油比例大約為94:6，是一種穩定的炸藥。

³⁴ Breaking news: <http://www.breakingnews.ie/world/suspect-wanted-anti-muslim-crusade-514021.html>. (Accessed 30.11.2013)

³⁵ 烏托亞島大約位於奧斯陸西北方38公里處，佔地約10.6公頃。

³⁶ AUF: <http://auf.no/-/sandbox/show?ref=mst>. (Accessed 30.11.2013)

³⁷ Norwegian News: <http://theforeigner.no/pages/news/police-reveal-breivik-called-twice-broke-communication/>. (Accessed 30.11.2013)

³⁸ 參考資料自：(1) <http://www.vg.no/nyheter/innenriks/oslobomben/ofre/>; (2) <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15794368>. (Accessed 30.11.2013)

³⁹ 李濠仲：安然無恙不比遺憾好：挪威七二二屠殺案之後，台北：INK印刻文學，2011年，頁18。

— A Europe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內容充份表現出布列維克的極右派思想⁴⁰, 反對穆斯林等伊斯蘭文化進入挪威, 更激進地以暴力來阻擋多元文化的湧入。這份政治宣言, 可以說是布列維克對於挪威社會多元文化現象的激烈批判, 文中提及他對俄羅斯總理普丁(Vladimir Putin, 1952-)的高度推崇, 因為普丁強而有力的政治手腕, 使俄羅斯的愛國主義高漲; 又提及對於日本的嚮往, 因為日本係由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 且伊斯蘭文化在日本的發展並不明顯。⁴¹

這次布列維克的行動, 可以視為一種「基督教恐怖主義」(Christian Terrorism)的表現, 這種對於伊斯蘭文化的反動, 就是爲了要維護歐洲的基督教世界, 將「聖經」的教義合理化成政治上的迫害及暴力。在布列維克的思想中, 這次行動「殘忍但是必要」⁴², 因爲這是爲了要維護挪威的基督教不受外來文化干擾。他至今仍然偏執的解釋英國哲學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名言: 「一個有信念的人, 可以力敵十萬個只顧利益的人」⁴³, 並堅信以此信念, 可以改變挪威開放的多元文化政策, 藉以拯救基督教與挪威, 而改變的方法, 就是從開放外來移民的工黨下手, 這也是爲什麼要引爆政府單位與屠殺工黨未來政治領袖培訓營的原因。

挪威在屠殺案後, 社會氣氛瞬間陷入低潮, 各界猜測「兇手」可能是「穆斯林」或「進步黨」。「恐怖份子」無論在國際媒體或在挪威人的心中, 幾乎就是跟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劃上等號, 所以事件發生的當下, 所有輿論都把矛頭指向穆斯林; 至於進步黨, 他們是挪威各政黨中反移民色彩最強烈的政黨, 所以事件發生後, 不免會讓人聯想到助長極右派思想發展的進步黨, 可能與此案有關。但事實上, 多數挪威人在第一時間都相信極右派人士不會殺害自己的挪威同胞, 因此都將眼光投注到外來移民的穆斯林身上。但萬萬沒有想到, 嫌犯竟是位金髮碧眼、皮膚白皙、土生土長的挪威人; 幾乎所有人都難以相信, 一位土生土長的挪威人, 會對自己的同胞下手, 其中更包括數十條青少年的生命。

布列維克的出現, 所代表的意義不僅是極右派的反動, 更代表著北歐整體移民政策背後的種種問題; 社會長期歡迎移民, 讓這些移民享受公平的人權待遇與平等的社會地位與權利; 實際上, 挪威近來的社會治安問題, 讓多元文化的美名, 變成破壞社會秩序的潛在因素, 因而讓極右派思想找到發揮的機會。布列維克絕對不是第一位, 也不會是最後一位激進份子, 只是北歐社會能不能在追求民族和平共存的目標時, 也能以相同的包容心來思考國內不同政黨與族群的意見, 如此一來才能達成社會和諧的目標; 這樣的模式, 相信會是未來挪威必須選擇的方向。

⁴⁰ 在這份宣言中, 布列維克自比爲聖殿騎士, 呼籲歐洲基督徒發起「現代版的十字軍東征」, 抵抗伊斯蘭信仰入侵歐洲, 還仇視移民政策, 要進行種族淨化。這場歐洲文明戰爭會在2083年結束, 到時候文化馬克思主義者會遭到處決, 穆斯林會被逐出歐洲。相關內容請參見: 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jimmyliu220110725222926. (Accessed 30.11.2013)

⁴¹ <http://www.scribd.com/doc/60739170/2083-a-European-Declaration-of-Independence>. (Accessed 30.11.2013)

⁴² <http://www.heraldsun.com.au/news/world/explosion-at-office-of-norwegian-tabloid-newspaper-vg/story-e6frf7lf-1226100159686>. (Accessed 30.11.2013)

⁴³ 李濠仲, 前揭書, 頁38。

(二) 哈珊與胡德堡槍擊事件

2009年11月5日美國德州胡德堡軍營⁴⁴ (Fort Hood)傳出槍響，中將軍官孔恩(Robert Cone)表示，大約在凌晨1點30分左右嫌犯在胡德堡的「士兵預備處理中心」(Soldier Readiness Processing Center; SPRC)開槍攻擊現場人員，該處理中心是為準備前往伊拉克或阿富汗作戰的士兵處理行前預備工作。⁴⁵事發當時，現場猶如戰場一般，血跡斑斑，令人怵目驚心。一位被嫌犯開槍擊中的女警在負傷之後成功地射中嫌犯四槍⁴⁶，才讓這起突發的槍擊事件得以落幕。德州中央軍事中心在事發之後，隨即全面關閉胡德堡軍營。起初，軍方認定嫌犯不只一位，因此在事件平息之後，軍方隨即逮捕並約談幾位嫌疑人，最後確定兇手是陸軍少校哈珊，他是軍營中的心理醫師。在槍擊過程中，哈珊遭到槍擊受傷，隨後遭到逮捕送醫，情況穩定。全案總共造成12人死亡，30人輕重傷。⁴⁷這起槍擊事件，是近年內在胡德堡發生的第二起槍擊事件。2008年9月8日在胡德堡也發生過一位即將退役的22歲士兵將一位少尉槍殺致死的案件。不過，根據調查該案件與恐怖主義並無關連。

哈珊是一位巴勒斯坦裔美國人，出生於維吉尼亞州阿靈頓(Arlington)，1995年取得維吉尼亞理工大學生物化學(Biochemistry)學位，1997年進入美國「衛生科學統一服務大學」(Uniformed Services University of the Health Science)貝塞瑟斯校區(Bethesda)就讀，2003年畢業並取得醫師資格。入伍服役後，於2009年夏天被派遣至胡德堡軍營，準備在同(2009)年11月底前往阿富汗服役。當時哈珊正好40歲，單身、沒有子女，2009年9月的體檢報告顯示哈珊一切正常，並無任何身體與精神上的問題。哈珊在「華盛頓D. C. 軍事醫療中心」(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Center in Washington)服役時，他的工作就是輔導與治療從戰地回國的士兵。長期認識哈珊的伊斯蘭領袖者(Imam)表示，哈珊是一個十分虔誠與謹慎的穆斯林；當哈珊仍在「華盛頓D. C. 軍事醫療中心」服役時，每天都到清真寺參加禱告；聚會時，幾乎不談論政治，大多關注宗教事務，沒有過度的爭議，也沒有任何極端的行為；哈珊曾經嘗試要找一位有相同宗教信仰的女子結婚，但並沒有如願。然而，事件發生後，相關的調查報告顯示：近幾年哈珊在軍中過得並不愉快。而哈珊的家人亦皆表示：在軍中哈珊必須面對與他「伊斯蘭身份」相關的騷擾，因而曾有離開部隊的念頭，儘管哈珊提出要償還費用的意願，但部隊仍然不准哈珊離職。⁴⁸哈珊在軍營中，由於自身是伊斯蘭教徒的身分有所掙扎，當他收到即將被派遣到阿富汗服役的命令時，他曾私下透露「穆斯林不應該打穆斯林」的想法。雖然，哈珊的家人和朋友們都認為：哈珊是因為壓力因素才犯下這起案件。不過政府部門調查之後發現，哈珊曾

⁴⁴ 在人數上，胡德堡軍營為美國本土第二大的現役陸軍軍營，約有軍警52,000人，人數僅次於布格斯堡。胡德堡軍營同時也是美國唯一能夠支援兩個完整裝甲部隊的軍營。

⁴⁵ CNN U.S. Officials: Fort Hood shootings suspect alive; 12 dead, 05.11.2009. Available from: http://articles.cnn.com/2009-11-05/us/texas.fort.hood.shootings_1_gen-robert-cone-nidal-malik-has-an-fort-hood?_s=PM:US. (Accessed 30.11.2013)

⁴⁶ NY Daily News, Gunman in Fort Hood shooting, Maj. Nidal Malik Hasan, shouted 'Allahu Akbar' before deadly attack, 06.11.2009. Available from: http://articles.nydailynews.com/2009-11-06/news/17938882_1_nidal-malik-hasan-fort-hood-stable-condition. (Accessed 30.11.2013)

⁴⁷ Robert Mackey, The New York Times: Mass Shooting at Fort Hood, 05.11.2009. Available from: <http://thelede.blogs.nytimes.com/2009/11/05/reports-of-mass-shooting-at-fort-hood/>. (Accessed 30.11.2013)

⁴⁸ BBC News, Profile: Major Nidal Malik Hasan, 12.11.2009. Available from: <http://news.bbc.co.uk/2/hi/8345944.stm>. (Accessed 30.11.2013)

經發表支持穆斯林激進份子的言論，亦曾在網路上發佈相關的訊息，甚至還引起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注意。而且哈珊在犯案之前亦曾經用阿拉伯語大喊「真主至上」(Allahu Akbar)，這項舉動被視為是一種伊斯蘭暴力激進份子的象徵。⁴⁹

在事件發生後，國際上許多學者與專家大都認為發生這起案件是美國的有關單位預防恐怖攻擊的失敗。在經過一連串的調查之後，美國國防部在2010年1月提出「維護軍力：胡德堡的教訓」(Protecting the Force: Lesson from Fort Hood)⁵⁰報告，而參議院「國土安全與政府事務委員會」主席利柏曼(Joseph I. Lieberman)也在2011年2月提出一份名為「A Ticking Time Bomb Counterterrorism Lessons from the U.S Government's failure to prevent the Fort Hood Attack」的報告。利柏曼認為胡德堡事件是美國政府失敗的表現，並強調美國需要有更多元的途徑來打擊本土恐怖主義的威脅⁵¹；而美國本土需要加強預防暴力伊斯蘭激進份子的威脅，另外還需要有一套預防激進化的策略，而這些策略都需要從有穆斯林背景的美國人社群開始著手。⁵²

雖然美國政府在2007年10月23日通過了「暴力激進化與本土恐怖主義防治法案」(Violent Radicalization and Homegrown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⁵³，但胡德堡槍擊案還是發生，這顯示了美國在預防本土恐怖攻擊上的不足。因此，事件發生後，白宮便於2011年6月公佈美國國家反恐戰略，該戰略強調：在過去的十年，美國的反恐戰略都是以預防蓋達組織的攻擊為目標，因此在防止恐怖份子入境美國上可謂不餘遺力。但美國政府相當清楚，要在美國碩大的領土中預防本土型的恐怖攻擊，是一大挑戰。美國國土安全部須要有萬全的準備，對於情資也應有更大的掌握度，未來美國對任何本土內可能發生的恐怖事件都要有更迅速有效率的反應。

四、孤狼恐怖主義之特徵

經過上文三個案例的分析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剖析到底是怎樣的人會成為孤狼恐怖份子？而孤狼恐怖份子有什麼特別的人格特質？孤狼恐怖份子的行動模式和團體恐怖主義有何不同？

(一) 個人化的意識型態

孤狼恐怖份子和團體恐怖份子一樣都有很濃厚的意識型態背景，大體而言，孤狼恐怖份子主要受到右翼極端主義/白人優越主義、伊斯蘭主義、反墮胎主義與民族主義等四種意識型態的影響。其中，受右翼極端主義/白人優越主義影響的孤狼恐怖份子最高，達到17%；伊斯蘭主義居次，有15%；反墮胎主義第三，有8%；民族主義第四，有7%。根據目前的實踐經驗，歐美孤狼恐怖份子的主要意識型態是右翼極端主義與白人優越主義，但是，自從凱達組織鼓勵個人聖戰(Individual Jihad)後，伊斯蘭主義意識型態則逐

⁴⁹ Nowpublic.com, Major Malik Hasan, Background and History, Terrorist Connections? Available from: <http://www.nowpublic.com/world/major-malik-hasan-background-and-history-terrorist-connections-2510799.html#ixzz1grbwvDrt>. (Accessed 30.11.2013)

⁵⁰ D. o. D., Protecting the Force: Lesson from Fort Hood, 01.2010.

⁵¹ Joseph I. Lieberman: A Ticking Time Bomb Counterterrorism Lessons from the U.S Government's failure to prevent the Fort Hood Attack, 02.2011. p.79.

⁵² Ibid.

⁵³ The Homegrown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 2007. Available from: <http://911research.wtc7.net/post911/legislation/htpa.html>. (Accessed 30.11.2013)

漸遞增加。⁵⁴

孤狼恐怖份子通常會把普遍流行的極端意識型態與個人的失望、擔憂混合在一起，然後創造出一種個人化的意識型態(Individualized Ideologies)。因此，孤狼恐怖份子之意識型態或動機很難界定與歸類。而孤狼恐怖份子之意識型態結構相當複雜，通常包括普遍流行的極端意識型態（例如伊斯蘭教極右主義）與個人的失望與擔憂（亦即個人之動機）兩大成份，然後從這兩者中，創造出自己的意識型態，由此可見，孤狼恐怖份子之意識型態乃是「政治動機」與「個人動機」的結合，但是，何者之支配性較強，仍然難以定論。⁵⁵

而個人之所以會變成孤狼恐怖份子主要受到「參考團體」的影響，許多在網路上所散播的「暴力激進化」(Violent Radicalization)思想，使個人透過自我學習而成爲孤狼恐怖份子。美國參議院將「暴力激進化」定義爲「接受或鼓吹極端信仰的過程，而這種極端信仰的目的在於促進有意識型態基礎的暴力行動，以促進政治、宗教或社會的改變。」⁵⁶而特克(Austin T. Turk)在其發表的「恐怖主義社會學」一文中，論及社會化恐怖份子(Socializing Terrorists)是使一個人認同某個社會，並將改變該社會的某些腐敗現象當作是個人使命，必須負起責任，用暴力行動來改變這一切。⁵⁷因此，孤狼恐怖份子就是在某種意識型態基礎下，逐漸增強社會責任感，而鼓起勇氣執行他認爲保護社會的恐怖行動。

1995年11月4日艾米爾(Yigal Amir)刺殺以色列總理拉賓，他表示：「他只是依照神的旨意行事，毫不後悔。」而艾米爾之所以會這樣做，主要原因有二：（一）拉賓和阿拉法特在1993年簽署一份以土地換和平的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二）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哈瑪斯(Hamas)頻頻攻擊以色列領土。這讓艾米爾感到不滿與不安，在他的眼裡，拉賓與敵人合作，就是賣國與叛國，因此愧於他的職責。而艾米爾相當崇拜哥德斯坦(B. Goldstein)，哥德斯坦曾經在1994年執行「希伯倫大屠殺」(Hebron Massacre)，造成29名穆斯林死亡，100多人受傷，艾米爾受到這件事情的影響，因此執行了刺殺拉賓的行動，「希伯倫大屠殺」可以說是艾米爾個人激進化的里程碑。至於，新巴勒斯坦自治區的設置，等於是陷以色列於危險之中，因此，根據猶太宗教法(Jewish Religious Law; Halakha)，拉賓應該被處死。不過，除了政治與宗教動機之外，艾米爾仍有個人心理問題，例如：失落、好強等等。⁵⁸

毫無疑問地，孤狼恐怖份子的激進化通常受到信仰社群的強烈影響，使得孤狼恐怖份子願意以該信仰社群之名發動恐怖攻擊行動。但是，值得討論的是，孤狼恐怖份子的行爲可以代表信仰社群嗎？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我們上文所提到的案例中，布列維克「反聖戰」與「反西方伊斯蘭化」的主張與暴力作法，非但沒有得到反聖戰與右翼思想者的支持，反而還受到大部份反聖戰與右翼思想者的譴責。而且挪威進步黨黨魁顏森(S. Jensen)在「722槍擊事件」案發之後，立刻與布列維克劃清界化，強調：布列維

⁵⁴ Op. cit., Ramón Spaaij, p. 37.

⁵⁵ Op. cit., Ramón Spaaij, pp. 39-40.

⁵⁶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Violent Radicalization and Homegrown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 of 2007, 24.10.2007, p. 2, available from: <http://www.gpo.gov/fdsys/pkg/BILLS-110hr1955rfs/pdf/BILLS-110hr1955rfs.pdf>. (Accessed 30.11.2013)

⁵⁷ See Austin T. Turk: Sociology of Terrorism, i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0, August 2004, pp. 271-286.

⁵⁸ Op. cit., Ramón Spaaij, pp. 42-43.

克雖然曾經是該黨黨員，但是，該黨絕對不會做這種「可怕、卑鄙的」攻擊行動，因為這種行為完全破壞了挪威社會的原則與價值。而荷蘭的右翼政黨自由黨(PVV)亦強烈反對布列維克的暴力行為。⁵⁹

除此之外，在艾米爾案例中，大部份以色列右翼份子也不認同艾米爾的刺殺行為，他們雖然不滿拉賓的溫和政策，但是，還不至於要致拉賓於死地。在執行刺殺行動之前，艾米爾曾經與一些猶太法學專家討論過此事，但是，這些法學專家皆不贊同艾米爾刺殺拉賓，他們還以「猶太人不殺猶太人」的道理，對艾米爾曉以大義，但是，艾米爾卻認為這些法學專家是軟弱與屈就政治。⁶⁰有此可見，艾米爾的行為並未受到多數以色列右翼份子的支持，他並不代表右翼運動的主張。總而言之，布列維克與艾米爾在激進化之後，都用盡了所有的政治手段，但是，仍然無法達成他們的目的，因此，才選擇使用暴力，來喚醒民眾與打敗他們的敵人。很明顯地，孤狼恐怖份子是具有很強道德感的個人，當他們發現在政治環境中，出現道德敗壞的現象時，他們就會義不容辭地挺身而出，設法打擊這些道德腐敗的政治力量，藉此來啓蒙大眾，讓大眾能夠了解真相。

(二) 有精神問題與無法融入社會問題

基本上，團體恐怖份子並沒有顯著的心理問題，但是，孤狼恐怖份子就有很高的比例是有心理障礙。⁶¹潘杜其(R. Pantucci)更進一步強調：許多孤狼恐怖份子不僅有精神問題，而且還有無法融入社會的問題。⁶²根據內瑟的研究與觀察，孤狼恐怖份子通常患有「亞斯伯格症」⁶³，有精神或行為錯亂等問題。⁶⁴不過，雖然孤狼恐怖份子有這些問題，但是，孤狼恐怖份子卻仍然可以用一種邏輯的、理性的方式，規劃與執行攻擊行動。從上文所提的例子中，我們發現孤狼恐怖份子並沒有統一的人格特質，但是，其行為模式卻有以下三個共同點⁶⁵：第一，孤狼恐怖份子都有不同程度的社會無效率(Social Ineffectiveness)與社會疏離(Social Alienation)的行為表現；第二，孤狼恐怖份子都曾經參與過政治組織，但是，最後都因為難以被該組織接受，或認為該組織無法實現他們的目標，而離開該組織，因而發展出與人群脫節的孤立人格，導致必須自己單獨行動的結果；第三，孤狼恐怖份子在孤立的生活中，慢慢形成自己的意識型態，並且慢慢以意識型態之名採取暴力行動。

史巴伊在他的研究中發現，孤狼恐怖份子激進化過程中，有受到意識型態進化與激進運動兩者的互動影響，同時亦摻雜個人的失望與與意識型態因素。史巴伊強調，孤狼

⁵⁹ Op. cit., Ramón Spaaij, p. 59.

⁶⁰ Op. cit., Ramón Spaaij, p. 60.

⁶¹ Christopher Hewitt: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in America: from the Klan to al Qaeda,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Cited from: Ramón Spaaij: Understanding Lone Wolf Terrorism—Global Patterns, Motivations and Prevention, Melbourne: Springer, 2012, pp. 49-50.

⁶² R. Pantucci: A typology of lone wolves: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lone Islamist terrorists, ICSR, London, 2011. Cited from: Ramón Spaaij: Understanding Lone Wolf Terrorism—Global Patterns, Motivations and Prevention, Melbourne: Springer, 2012, p. 50.

⁶³ 「亞斯伯格症候群」是神經發展障礙的一種，有人際關係障礙，不太能推測他人的情緒，是自閉症的一種，對特定領域特別執著，運動稍為障礙，但是，視覺與背誦良好，很多科學家或教育家都患有此症。

⁶⁴ Petter Nesser: Single Actor Terrorism: Scop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anations, in: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6, Issue 6, December 2012, p. 67.

⁶⁵ Op. cit., Ramón Spaaij, p. 51.

恐怖份子個人的「心理障礙」(Mental Problems)和「社會無能」(Social Inabilities)，使他們掙扎於融入團體環境，終究因為仍無法適應，而傾向於封閉自己。⁶⁶

(三) 擁有良好教育與社會優勢

孤狼恐怖份子的社會背景相當特別，他們大多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而且也都擁有一個很不錯的經濟生活與執業，在社會中，他們並非貧窮、低教育或被壓迫的族群。然而這些條件不錯的個人為什麼會介入恐怖攻擊，這種因果關係的探討，是研究孤狼恐怖主義的重要課題。一般而言，這些有良好教育與社會優勢的個人，常常受到不同動機的影響，以及經歷很不一樣的暴力激進化過程，而說服自己必須採取某種暴力恐怖攻擊行動，以為大多數民眾發聲，促使政府改變某項政策。例如，某些個人的生活經驗，就可以部份解釋孤狼恐怖主義的因果關係，當某些個人在幼年時期曾經遭受虐待，或成長於有害的家庭環境中，那麼他們就很容易與社會隔離，變成怪異的獨處者。之後，這些孤立的個人，就透過網路社群，接受到極端的意識型態，並且認識到有相同信仰的社群，慢慢形塑一個相互認同的群體，這種社會認同感的作用迫使孤狼恐怖份子將這個世界分為「我們」和「他們」兩大類，而且認定敵人不人性的，因此，就能有效地克服執行暴力行動的心理障礙，而勇敢地執行恐怖攻擊行動。⁶⁷

譬如說，艾米爾是一個在高政治化環境中長大的年輕人，1990年代初期，以色列民族主義團體的政治思維，分為溫和派與激進派兩種路線，他們對於以巴衝突的立場，出現兩極化的現象，在鴿派與鷹派之間，艾米爾選擇站在鷹派這一邊，必且逐漸地激進化。而在整個激進化過程中，艾米爾的母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就政治意識型態而言，艾米爾的母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極端主義份子，她相當崇拜哥德斯坦，因此曾經公開朝聖哥德斯坦的墳墓，激進極右派的政治立場非常鮮明。艾米爾在母親的影響下，艾米爾變成一位極端的愛國主義者，他不僅痛恨穆斯林，而且也逐漸不信任以色列政府。艾米爾在服役期間，就曾經對巴勒斯坦政治犯施以酷刑，並且引以自豪。他在巴伊蘭大學(Bar Ilan University)專攻猶太教法與右翼政治運動，並且參與由亞齊努(Zo Artzenu)所領導的右翼活動，在這個團體中，艾米爾與其他右翼份子一起抒發對政府的不滿，並且談及要刺殺拉賓和裴瑞茲(Shimon Peres)，這兩個人，在他們的眼裡就是出賣以色列的賣國賊。⁶⁸

孤狼恐怖份子之極端個人意識型態的形成過程中，除了家庭環境之外，大學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引起廣泛的討論。泰勒(Max Taylor)強調：「大學是許多恐怖份子意識型態養成的地方」。⁶⁹就艾米爾而言，大學的確是其個人意識型態激進化的重要場所，但是，挪威的布列維克的意識型態就不在大學中養成，而大多是自主學習而成。因此，我們很難說，大學是孤狼恐怖份子形成極端意識型態的主要環境，但是，無庸置疑地，大學的角色也不容小覷。

不過，除了家庭和大學之外，社會媒體(Social Media)也是孤狼恐怖份子形成個人化

⁶⁶ Petter Nesser: Single Actor Terrorism: Scop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anations, in: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6, Issue 6, December 2012, p. 65.

⁶⁷ Op. cit., Ramón Spaaij, pp. 53-54.

⁶⁸ Op. cit., Ramón Spaaij, p. 55.

⁶⁹ Max Taylor: The terrorist, London: Brassey's Defence Publishers, 1988, p. 127. Cited from: Ramón Spaaij: Understanding Lone Wolf Terrorism—Global Patterns, Motivations and Prevention, Melbourne: Springer, 2012, p. 56.

意識型態的重要媒介，在資訊時代裡，孤狼恐怖份子很容易就可以透過網際網路(Internet)、新聞報導(Coverage)、書籍和小說等社會媒體，找到極端信仰與恐怖攻擊行動的支持社群，然後經過自我學習(Self-Study)的過程，將這些激進化思想付諸實行。在本文所研究的案例中，我們就發現布列維克寫了1517頁的歐洲獨立宣言，並且製作了12分鐘的影片，他的寫作技巧與製片方法都是從網際網路中學習而來，他把模擬右翼份子的寫法，然後將其運用到他的「歐洲獨立宣言」中，除此之外，他還至少與一位右翼部落格主人，討論他們的想法與信仰。孤狼恐怖份子從這些社會媒體中獲得資訊之後，就自修而形成自己的意識型態，因此，很明顯地，許多孤狼恐怖份子具有很強的自我學習的能力，他們通常具有無師自通的特質。⁷⁰由此可見，社會媒體對孤狼恐怖份子的極端意識型態的影響不小。

五、孤狼恐怖主義之防制措施

防制孤狼恐怖主義並沒有「一體適用」(One Size Will Fit All)的措施，因為每個孤狼恐怖份子都有個人化的意識型態與動機，差異性頗大，因此要防止個人暴力激進化實在不容易。不過，大體而言，因應孤狼恐怖主義的防制措施大概有三種⁷¹：

(一) 法律措施

要有效打擊孤狼恐怖主義就必需要有適當的法律措施。截至目前為止，大部份國內與國際的反恐法都是針對團體恐怖主義，很少有針對孤狼恐怖主義的立法，這是因為目前之恐怖攻擊型態絕大多數是團體行為者所為的結果，但是，孤狼恐怖主義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因此各國應該要有配套的法律規定以作為反孤狼恐怖主義的依據。在這方面，美國做了許多努力，例如：美國政府在1996年頒佈了「反恐與有效死刑法案」(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根據這個法案，美國聯邦政府提撥10億美元，強化聯邦執法機構制止、調查與起訴的能力，並將恐怖攻擊犯的最高罰則定為死刑。而2004年「情報改革與恐怖主義防制法案」(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修改了1978年的「外國情報監控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FISA)，並且擴大美國政府打擊個人恐怖主義的能力，這個新法還授權聯邦政府得以監控有孤狼恐怖活動嫌疑的非美籍公民。這些有關於孤狼恐怖份子的規定，可以稱之為「孤狼條款」(Lone Wolf Provision)。「1978外國情報監控法案」中的「孤狼條款」規定，倘若要獲得某位目標個人之情報，必須「具明理由」(Probable Cause)，證明這個人是某一個外國組織的代表或代理，才能得到情報，但是，根據「2004情報改革與恐怖主義防制法案」，聯邦情報機構不需「具明理由」，就可以獲得所有參與或協助國際恐怖主義的個人情報，由此可見，新的「孤狼條款」在相當程度上，方便了美國政府監視有嫌疑的孤狼恐怖份子。但是，這卻引起「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的撻伐，他們認為「2004情報改革與恐怖主義防制法案」中的「孤狼條款」，並沒有任何保障個人隱私權或公民自由的設計，明顯危害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孤狼

⁷⁰ 相關資料請參見：(1) Op. cit., Ramón Spaaij, pp. 56-58; (2) Michael P. Sowning/Matt A. Mayer: Preventing the next “Lone Wolf” Terrorist Attack Requires Stronger Federal-State-Local Capabilities, in: Backgrounder, No. 2818, 18.06.2013, pp. 1-4.

⁷¹ 詳細內容請參見：Op. cit., Ramón Spaaij, pp. 77-96.

條款」所勾起的自由民主與反恐間的衝突問題，是法律措施的主要障礙之一。

(二) 加強維安與情報收集

在民主國家中因應恐怖主義的強制措施有兩種模式：第一，「刑事司法模式」(Criminal Justice Model)：在「刑事司法模式」中，恐怖主義被視為是一種犯罪，因此警察是打擊恐怖主義的主要權責單位，而警察的任務就是在法治(Rule of Law)範圍內，給予恐怖份子刑事起訴與懲罰，者種模式可以說是「法治至上」。第二，「戰爭模式」(War Model)：在「戰爭模式」中，恐怖主義被認定是一種「革命戰爭」(Revolutionary Warfare)，因此必須用軍事手段來解決，而特種部隊與報復性攻擊就成為必要的工具，這可以說是「戰爭規則至上」的反恐模式。不過，從實證經驗中，我們發現打擊孤狼恐怖主義並不需要動用軍事手段，首先，情報單位根本掌握不到孤狼恐怖份子的行蹤，因此，軍事手段根本派不上用場；再者，殺雞焉用牛刀，對付單獨行動的個人，是乎不需要大動干戈。因此，「戰爭模式」並適合用來解決孤狼恐怖主義問題。然而，從許多例子中（例如：逮捕哈珊與布列維克），我們發現許多政府是用所謂的「混合途徑」(Hybrid Approach)來打擊孤狼恐怖主義，在這種混合模式中，警察與特務機關(Secret Service)是打擊孤狼恐怖主義的主要權責單位，兩者合作完成反恐任務。

除此之外，「加強維安」與「情報收集與分析」也是打擊孤狼恐怖主義的重要措施。在我們的案例分析中，我們說明的拉賓是在和平集會中被刺身亡，這顯示了以色列對於高階政治人物的維安工作，以及以色列維安部隊的能力出現了問題。也因為拉賓的遇刺後，使得以色列在位總理的身旁，增加了許多貼身保鏢，因為加強維安可以遏阻孤狼恐怖份子對高知名度政治人物的攻擊。而「情報收集與分析」更是重要，因為情報是反恐的起點，沒有有關恐怖份子與恐怖活動的訊息，執法單位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行動。很明顯地，情報收集與分析是使警察有效預防與打擊孤狼恐怖主義的重要部分。然而，精準的反恐情報才能夠預測孤狼恐怖份子的行為，進而預判與阻止其打算執行的恐怖攻擊行動。但是，孤狼恐怖主義比團體恐怖主義更難監測與預防，其主要原因有五：1. 孤狼恐怖份子一向單獨且秘密行動，難以掌握；2. 孤狼恐怖份子一向獨自處，避免與人接觸，因此幾乎沒有明顯的警訊；3. 孤狼恐怖份子一向有多元的意識型態與動機，因此難以判斷其可能接觸的政治團體或社團為何；4. 要區別企圖採取恐怖攻擊的「極端份子」(Extremist)與單純有激進信仰的人不太容易，使得情治機關難以鎖定監控的對象；5. 許多孤狼恐怖份子只執行一次攻擊，不像團體恐怖主義有較長期的恐怖攻擊計劃，因此難以追蹤。上述五種限制，使得情報單位難以充分收集與精確評估孤狼恐怖份子的行動，導致執法單位無法事先發佈警訊，阻止孤狼恐怖份子的行動。對於這種現象，歐洲警政署(Europol)曾經語重心長地表示：「孤狼恐怖份子的行動無法預測、難以預防」。⁷²

(三) 網路監控

網路(Internet)是助長孤狼恐怖主義的重要媒介，因此，網路監控(Internet Surveillance)是打擊孤狼恐怖主義的必要措施。網際網路中所傳播的激進言論，是與社

⁷² Europol: TE-SAT 2011—EU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The Hague: Europol, 2011, p. 15.

會隔絕的個人吸收激進化思想與認識志同道合者的主要途徑，許多孤立的個人，常常透過網路自我學習的方式，逐漸激進化，進而極端化，而成為執行恐怖攻擊行動的孤狼恐怖份子。因此，當我們思索如何打擊孤狼恐怖主義時，實有必要採取網路監控措施。而監控激進的網站與使用者是網路監控的重點，這就是所謂的「網路監控」(Cybersurveillance)或「網路情報」(Cyber Intelligence)。許多歐美國家相當重要網路監控措施，因此他們積極尋求辦法要限制有嫌疑的孤狼恐怖份子使用激進網站，以提高打擊孤狼恐怖主義的效率，但是，問題就出在於，如何界定誰是「有嫌疑的孤狼恐怖份子」？誰是「準備執行恐怖攻擊的極端份子」？誰只是「單純有激進信仰的人（尚無執行恐怖攻擊之意圖）」？因為，孤狼恐怖份子通常是沒有前科的個人，因此，情治機關的電腦資料庫中，並沒有這些人的資料，因此很難判別與追蹤。除此之外，網路監控也涉及到侵犯隱私與危害公民自由（例如言論自由）的問題，因此造成執行上的障礙。由此可見，雖然採取監控網路論壇與撤除激進網站的措施，可以限制或防止孤狼恐怖份子接觸到極端訊息與社群，進而防止一個人變成孤狼恐怖份子，提高打擊孤狼恐怖主義的效率，但是，這種措施卻存在著干擾個人自由的問題，因此，如何在監控網路的情況下，又不影響個人的自由，成為反孤狼恐怖主義的重要課題。

結 語

在團體恐怖主義式微，孤狼恐怖主義逐漸崛起的時代中，孤狼恐怖主義漸漸成為現代國家最困擾的內部安全問題之一，因此，各國的內部安全措施都大幅度地調向防制孤狼恐怖主義，但是，防制孤狼恐怖主義並非易事，因為，誠如前倫敦大都會警察局副局長葉慈(John Yates)表示：警察最害怕的就是孤狼恐怖份子，因為孤狼恐怖份子會在雷達找不到的地方出現。⁷³貝克和葛拉弗亦強調，孤狼恐怖主義是一種「黑天鵝」(Black Swan)現象，沒有特定的樣態與模式，因此無法分類，也無法系統化地評述；而孤狼恐怖主義也是一種極端運動的表現，因此，防制孤狼恐怖主義就是一種新的防制激進化工作；而孤狼恐怖攻擊行動是一種無可預測的攻擊形式，因此，這類型的恐怖攻擊行動是反恐組織、警察、情報單位等非常難以防制的恐怖攻擊。⁷⁴面對這種因為孤狼恐怖主義而起的內部安全，各國政府應該要周全法律、維安、情報與網路管理系統，如此才能有效打擊孤狼恐怖主義，保障內部安全。

⁷³ Nick Thomson: *Armies of one: Are lone wolf attacks the future of terrorism?*, 29.05.2013, available from: <http://edition.cnn.com/2013/05/23/world/europe/london-attack-lone-wolf-fears/>. (Accessed 19.11.2013)

⁷⁴ Edwin Bakker/Beatrice de Graaf: *Preventing Lone Wolf Terrorism: some CT Approaches Addressed*, in: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5, Issue 5-6, December 2011, p. 43 & 46.